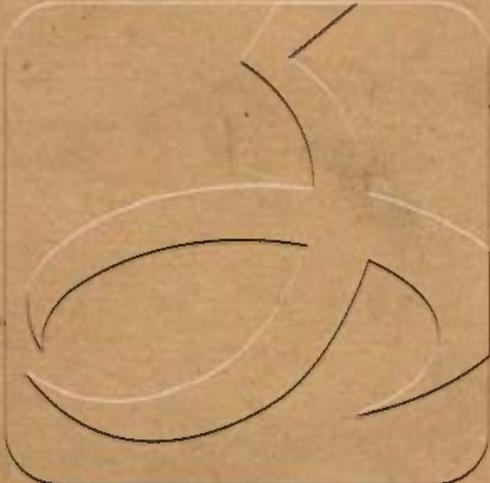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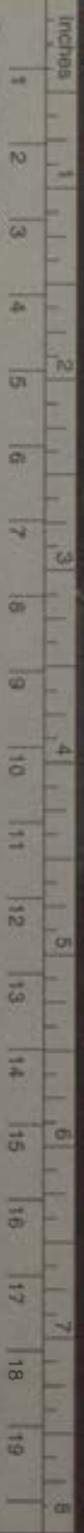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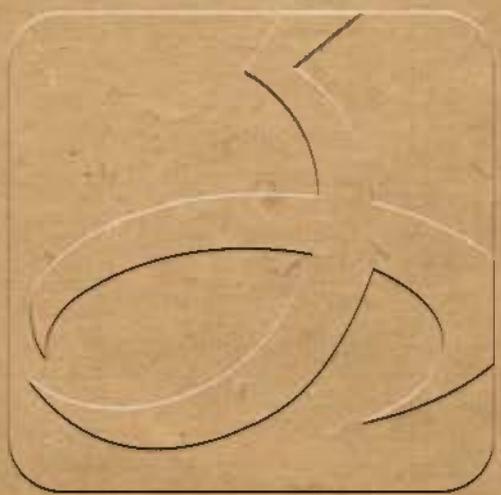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he Tiften Company, 2007





大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三

文會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幼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

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

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語類誠其意只是實其意只作一箇虛字看如正字之類○新安陳

氏且前章云知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語類問物格知至

不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着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

節節有工夫在○大學大綱要緊只是前面三兩章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

敬復堂

是小人。○愚按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是教人自去禁
止當頭一喝。三日耳。○語類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
曉。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
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所謂自欺者
非為此。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發。常有一念在內
阻隔住。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
了。然後致其詳。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后意可得
而誠也。愚按此與前一條皆是說誠意。前一層工夫。與致
知相連。屬非即本章正義。○困學錄八條目。開門啟鑰。在
致知。爭鬪。奪。監。在誠意。○人不會做過。致知格物工夫。則
其心猶未真。知善當為惡。當去。其不為善。不去惡。或為善
去惡。而不能實用其力。雖不能無責。然實由於於不知非自
欺也。今從前已有格物。致知工夫。於一念之發明。知是善
是惡。明知善當為惡。當去。猶不能實用其力。豈非自欺。所
謂自欺者。不必不為善。不去惡。但於為善去惡中。稍有不
實處。便是自欺。不是自欺。其意自欺。其知也。○問或問云
不知善之真。可好惡之真。可惡。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
語類云。自欺是半知。半不知。底人竊意必知之。既真而不

肯實用其力。方云自欺。若是淺淺之知。却致知以後之
知。不合且反放鬆了。自欺矣。何如。曰。正為真知。灼見了。却
不肯實用其力。所以為自欺。若是半知。半不知。底人。則其
不能實用其力。乃是知之未至。其失在上。一截不關自欺
事也。若把知處放鬆。連毋自欺。亦都放鬆了。故毋自欺。正
須坐煞。知字說。朱子之說。似未瑩。○愚按或問及語類諸
說。都是推上。一層見知之不可。以不致。亦隱然見致知之
傳。不可以不補。故於意之。不實。歷根究其所以然。至此
章本義。則斷宜從致知之。後。既已明了。旋復含糊總山不
肯實用其力。自欺二字。痛下針砭。更一毫放鬆。不得章句
跟知字說。下。一。則云。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
再則云。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坐
煞。知字。再三提撥。更無一字夾入。半知。半不知。等意。即或
問中。聖人於此。蓋有憂之。以下。亦自格物致知。歸重誠意。
必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自欺之。則此章本義。斷不宜以
前一層話。頭夾雜混看。以致疑朱子之說。未瑩。故困學錄
辨析極當。而朱子立言。本無不瑩。不可不更與申明。俾學
者。知其言各有故也。大抵讀朱子書。先得章句本義了。然

諸說異同反覆參詳亦須勘明着落毋率爾錯陳轉生疑障○聞朱子於此節章句數易其本至易簣而後定今觀語類中所辨論新舊諸說皆非今本可見後此條改精研前說儘有無庸過泥者須分別觀之○語類問誠意章自欺註今改本恐不如舊注好曰何也曰今注云心之所發陽善陰惡則其好善惡惡皆為自欺而意不誠矣恐讀書者不曉又此句或問中已言之却不加舊注云人莫不知善之當為然知之不切則其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者故欲誠其意者無他亦曰禁止乎此而已矣此言明白而易曉曰不然本經正文只說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初不曾引致知兼說今若引致知在中間則相牽不卸非解經之法又見經文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這說話極細蓋言為善之意稍有不實照管少有不到處便為自欺未便說到心之所發必有陰在於惡而陽為善以自欺處若如此則大故無狀有心於惡非經文之本意也所謂心之所發陽善陰惡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除有心於為惡而詐為善以自欺也如公之言須是鑄私錢假官會方為自欺大故是無狀小人

此豈自欺之謂耶○問毋自欺也近改注云自欺者心之所發若在於善而實則未能果善也若字之義如何曰若字只是外面做得來一似都善其實中心有些不愛此便是自欺愚按上二條所論舊注改注凡三本一則先生已自謂非解經之法一則意欲跌重知字則自欺界限未清一竟脫却知字則自欺來歷不出故備錄之以見今本之精研學者所宜稟此以折衷諸說○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恆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是自謙○地即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語類如與眾人對面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

而為人也○李安溪曰此處講者不明其根失於以意為善惡之念豈知是念也非意也意便是有箇張主

之名故須貼好惡說不可貼善惡說愚按貼善惡便混入
 致知貼好惡自是心裏已會見得善惡分明然後有箇好
 善惡惡之意故意字更離知字不得到做誠意工夫不患
 不知但患不能實用其力耳此皆字且對虛字看不必就
 對偽字看纔虛而不實便是自欺其知矣至於虛便生偽
 自欺便至欺人此又是後一層事總由一箇苟且徇外為
 人之根自微而盛乎當其初只此一點自欺正從其自心
 之惺惺不昧處出人雖一時意念糊塗做去然其心自
 有分明過不得時候其為不自慊可知此欺慊關頭所爭
 無幾故朱子云此處工夫最細未便說到粗處前後學者
 說差了緣驟連下文小人問居節看所以差也○語類欺
 人亦是自欺此又自欺之甚者若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
 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
 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
 為心中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
 不實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
 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中庸論誠曰一則誠雜則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才有兩

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他徹底只
 是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才有些子間諜便是兩箇心
 便是自欺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
 去為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裏拘你莫要惡惡此便
 是自欺近思錄云有一人胸中常有兩人在焉欲為善如
 有惡以為之問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
 此正交戰之驗也按此可想見其胸中不自慊之甚○又
 集謂不自欺後方能自慊恐非文意自欺自慊兩事正相
 抵背纔不自欺即其好惡真如好好色惡惡臭只為求以
 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
 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纔不如此即其好惡皆是為人而
 然非有自求快足之意也故其文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欺也而繼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所謂誠其意者毋自
 實而其下句乃云此之謂自謙即言惡惡臭好好色便
 是自謙非謂必如此而後能自慊也按此見章句以自快
 足於已從上則當實用其力五句一直貫下以字最為喫
 緊更無停待須着眼○語類自慊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
 自慊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慊自慊自慊正與自欺相對○
 敦復堂

誠意工夫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困學錄如惡惡臭三句緊接上毋字之勢一氣直注到自慊毋自欺工夫到此方得的實方得滿足稍有分毫之不到心上終是不快快亦不足故此三句是毋字盡量語。○自欺只在毫釐自慊却須滿足愚按惟其必須滿足故不苟於毫釐○翼註自慊即在毋自欺上見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愚按以用功言此之謂三字方接偏有方。○集解語類講自欺一是苟且自慢一是專事掩覆一是有所為而為前一意即章句所謂苟且也此是病根後二意即章句所謂以徇外而為始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是實下手處欺是自欺慊是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語意是如此愚按論本文則末一句自從上五句直下故用故字直接然章句却用然其二字轉下此故不可不思。○語類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已是實理了下面故君子必慎其獨是別舉起一句

致戒又是一個工夫至下一段又是反說小人之事以致戒君子亦豈可謂全無所為且如着衣喫飯也是為饑寒大學看來雖口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插一要插。○愚按所謂又是一段工夫者承上別舉起一句致戒而言即章句用然其二字轉下之義實則慊不實則欺語意本是雙承他人所不及知正敲緊兩自字而已獨知之則於自字內特提醒獨字為欺慊分根之地乃人所易忽故為別舉致戒而戒欺求慊之功尤須於此着力故為又是一段工夫然謹之於此以審其幾仍是為戒欺求慊之故非真別有一項也故過接雖用然其二字轉下而結句仍以故必二字還本直接語脈講家竟以慎獨作誠意固涉模糊而以慎獨與誠意分作兩截亦傷破碎蓋戒欺求慊是誠意下手處而慎獨即戒欺求慊不能謹固不肯謹獨惟知至者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按此亦推上一層義又曰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

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
 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按此乃本章正旨○幾者
 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
 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
 字○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
 動善惡誠偽所出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
 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平正路否則
 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集解好惡是意毋自
 欺而必自謙是誠欺惟分界處其後甚懸其初甚微他人
 所不見未有自己不見者是獨此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
 是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眼裏事也人每於獨中謂人所
 不見可以放鬆此放鬆處必有其端倪謂之幾愚按非幾
 即獨獨乃獨中有幾此為私欲插根處於此不愼去惡不
 真為善不勇即此幾微處下梢便成無所不至之小人雖
 平日果嘗為善去惡到此亦無把握矣故朱子曰如姤卦
 上五爻皆陽下面口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佳誠意者安得
 不愼諸此○條辨只為善去惡之意有一毫不實便是惡

于此間豈有中立之地故朱子亦以善惡言之然謂此時纔辨善惡則不可耳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一善

與惡而已矣然擇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

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

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

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

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膏然不知其善惡之

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

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

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按。心。上。言。不。能。真。知。而。苟。焉。以。自。欺。者。之。害。是。推。上。一。層。語。下。乃。言。既。嘗。知。之。又。不。可。不。戒。欺。求。慊。以。誠。其。意。方。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是。此。音。本。義。

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

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澈。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新安陳氏曰。意識則心若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若

彼小人幽隱之間下乃入次節牽合總注大意以終其說文勢不便劃分故併錄實為不

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益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

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

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

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

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

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

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

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新安陳氏曰後

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倣此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者閑厭鄭氏讀為厭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

知之獨不同或問小註閒居獨處對見君子說不見君

子時便是閒居不限定是一人獨處○愚按獨處之獨與

獨知之積欺由不慎以至斯極也相廬講義四書中言無

所不至者二一為鄙大一為小人大抵君子所為步步依着道理縱極權變不測要皆光明正大無不可以告人人

亦無不可從道理推究而知者惟小人與鄙夫一般伎倆
 均是肆其所欲毫不顧乎理道奇形幻態非復人情算料
 之所及而亦實有說不得說不得者故皆曰無所不至。
 翼註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即愧作意愧則神消氣沮
 也閉藏即下揜惡者善也消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
 沮了白去閉藏不是平說
 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
 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
 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語類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
 般意思至於見君子而后厭然詐善時是第二番罪過了
 ○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便胡亂且欺謾過去如有
 得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
 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困學錄問
 小人之厭然揜著章句謂其非不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
 豈小人亦曾從格物致知來耶曰此只是其良心不死未

必由格物致知若果格物致知矣不至此然天下儘有讀
 書多見理熟而下梢終不免為小人者莫道格物致知了
 便遂無小人之懼不然大學於格物致知後何以又着此
 一節耶○紹興編小人惟不能謹於一念之始故其為惡
 而後厭然揜著其自欺因以此欺人如此夫善本我之所當
 為何待見君子而後欲詐為善惡本我之所當去何待見
 君子而後欲揜其惡此正所謂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之甚
 者也然人豈可欺哉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則欺人者適以
 自欺而已不能欺人祇以自欺則何益矣○相廬講義不
 獨見無所不至之不善并何惡也揜著情事故曰如見肺
 肝則何益矣是傳者特為吝嗇歎息喚醒若輩若就者
 輩念頭上方自謂揜著得過不聽自欺之害而但覺欺人
 之非安得以為無益○愚按講章有泥看己字將人之視
 己二句坐入小人心眼中以為倍加悚切義似可通然於
 前後文脈絡不相融貫何如實就小人作偽心勞日拙處
 勘核分明其語言意態自有難逃君子之鑒視者人之視
 己自是傳者點醒小人處卒不可揜卒不可詐正與他打
 教復堂

開後壁則何益矣無限容嗟故存疑曰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此惡之形於外也語脉最為爽哉。輯語問此誠字與上誠字有何分別曰上誠字只是對欺說此誠字只是對形說如此看便分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愚按誠中形外人在裏偏先就水火一面點出如冷水澆背如熱油灌頂須知不是調侃小人正是提撕君子。紹開編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須臾聲讀一誠字實嘗為之則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實未嘗為之則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蓋未有實於中而不形於外者也。小人不慎其獨其流弊必至於此故君子必以為痛切之戒戒之亦謹於一念之初而已非謂如間居為不善者方是差了路頭處也。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九必慎其獨。紹開編慎獨正指微

處不。放過說是汗染不上是常說得不欺皆如好好色惡惡臭始得非謂善惡二念交起而後治之以此為慎獨却是大不慎矣。需類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謙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玉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愚按前後皆言君子中間忽插說小人正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傳者提撕森竦之神可想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愚按上文兩言慎獨此乃承上作更端

錄云此章是大學最緊要處而此節又此章最緊要處大聲疾呼提撕深切使人猛省。語類此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愚按章句云以明上文之意當是承上兩言慎獨申明獨

之不可不慎語類云承上人之視已二句底意蓋幽獨之中雖兼善惡而可畏之甚却側注在惡一邊兩說自當融看不相悖也蒙引謂上文共指小人謂居一條似又太泥○(王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別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卡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啟手足而後已者此也○(翼註)有意則分善惡有善惡即可指視我有可視即屬共視我有可指即屬共指蓋意即是象微即是顯也○(輯語)緊要在一所字一事暫起一念偶動即其所也○(補言)獨本以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言既曰人所不知便是指視之所不加而不知已有善惡自昭昭而不可掩故指視不及之地即指視共加之地一所字甚有看落註中雖幽獨之中雖字原從人所不知脉絡生來○(困學錄)即此獨知之處便是幾之已動而不可掩十目十手指視即在此處是實境不是虛語○(精言)中庸莫見莫顯以自知之明言此處十目十手以指視之衆言雖人知由於自知自知人必知之其歸則一而當下所指却不同大全

雲峯說殊混○(愚按)可畏之甚惡固可畏善惡無中立才出於善便入於惡尤可畏若謂我已皆善此即所謂惟聖罔念作狂愈益可畏故章句兼以善惡之不可掩言之正不合專坐小人一面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步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類)富潤屋以下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常舒泰○問心廣體胖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指前面燈云且如此燈後面被一片物遮了便不見一半子更從此一邊用物遮了便全不見此屋了如何得廣大○(愚按)潤身之妙固從慎獨得來然非一慎獨所能致蓋君子惟知獨之可畏而

致慎焉其初但可云慎未便為德所謂德者必戒欺求慊
 積累功深充裕自得如富人之財積於家門庭廡室有不
 期潤而自潤者有德之人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乃是自慊
 中十分快足境候此境豈可強致故直要其成於誠意與
 前此兩言慎獨其理固一其候則殊。困勉錄德指慎獨
 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
 愚按心廣乃是德與身中間觀筆潤身自側重體胖上看
 章句作兩層欲側虛實字義須一一體認分明。翼註心
 廣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澈焉即正之漸也體
 胖雖盡不得脩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即脩之漸也按
 此視饒雙峯竟以廣胖為正修之驗此為分判不苟而意
 之切於身心亦已可見。紹周編此章兩言必慎其獨一
 言必誠其意語脈要認得分明蓋君子小人之判決於意
 之誠與不誠而意之誠不誠決於獨之慎與不慎故以首
 節對次節而言則首節正說誠意工夫次節舉不誠之弊
 以為戒是二者只在獨之慎與不慎故兩言必慎其獨也
 以次節對末節而言則次節是自欺之流弊末節是自慊
 之效驗君子小人之所以相遠誠與不誠而已矣故曰君

子必誠其意。愚按末節明結誠意以釋經也暗包慎獨
 乃是誠意中骨子看來三必字與開章毋自欺也一母字
 相為擊應重重偏
 抄一字不外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
 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

以自欺者

語類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
 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

一而所發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復起亦
 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
 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
 能為而無地之可據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
 於經者皆不
 於經者皆不
 可以不察也
 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

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語類誠意上面關着致知格物下面關着四五項上須是致知

知之既至方可以誠得意到得意誠便是過得箇大關

方始照管得箇身心若意不誠便自欺便是小人過得

這箇關便是君子又曰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

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前面事更多自齊家以下至

治國則其事也多自治國至平天下則其事愈多只是

源頭要從這裏做去愚按自此章言好惡後面自脩身

齊家至平天下俱不離此脉其言辭

言恕言絜矩大都就好惡上看出 故此章之指必承

上章而通考之愚按此益見致知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玉溪盧氏曰由

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

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愚按獨於此

言之者以此章單舉誠意故特為標出則此後從可類

推也其前後五章皆兼兩條觀誠意單釋以此為大學

扼要處故尤痛切言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懣救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語類問忿懣曰是怒之甚者又問忿懣比恐懼

實也一般古人既如此說也不須如此去尋討此處須看

文勢大意又問八章謂五者皆有當然之則如放情之心

則易於為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說許多病痾都在誠意章一齊要除了下面有些小為病痛亦輕可若不除去恐因此滋蔓則病痛自若。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只是執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着力所以重複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沙浪動盪處。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士錯了。因知記大學誠意是一刀兩段工夫正心修身是磨後合縫工夫。因勉錄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既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固皆是心知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或問言之甚詳。需類問人之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才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要安排恁地便不得若先有在心便不是從靜中動將去却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

忿懣好樂之類。四者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心才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而前應之便差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面八方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會有這物事。四者若順應將去何不得其正之有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為血氣所動而後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喜忘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如事之可喜者固與之喜然別過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人心如一箇鏡

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心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問忿好。是自己事。可勉強不忿。憂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於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好憂懼。自來不得。困知記。有字。只是說人情偏處。一處偏重。便常有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碍却。正當道理。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須臾忽也。新安陳氏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紹興編論。養於未發之前。心體之本然。不失則其用之所在。人之所不能無者。皆從湛然虛明中發出。而無不得其正矣。然事至。自不可不察。蓋心與物接。有喜有怒。有好有惡。皆情之動。而性之欲也。既屬乎情。則氣始用。事苟一有之。而不省察。則欲動情勝。而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故察其要緊。察是反觀之意。程子所謂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也。體用不相離。言用不

得其正。而體不得其正。正在其中矣。人之一心。體上。纖毫着不得。用上。纖毫差。不得。困學錄。心既繫於一偏。不但別事來。應之便差。即其所繫。便是不得其正。李安溪曰。時講將有所兩字。便說作心病。不知有所與下章之其所。一詞。此處未有大病痛。但人心纔發。便易至於失正。要看出此心字。與下章人字。皆指常人之心。言也。註人所不能無。及或不能不失。其正語甚虛活。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是言心之體。本無不正。到用便或有不得其正者。非謂不得其正。專是躬而不累於本體也。說統有所二字。只重有字上。所字只是虛字。愚按所字。即屬下二字。或文時講。另拈當實字。看固非。即云病在有字。亦未深體章句之義。章句先云人所不能無。後轉到一有之。而不能察。可見病亦不在有病。在不能察。語類歷言有之病。正為不能察者。老婆心急耳。存疑云。四者。只要從無中發出。無其真無也。但要虛以待之。以虛心應物。則物皆順道。以私心應物。則物皆失則。可謂得之。然亦只說得有字。前一層。章句之義。却重在有字。當下所以。要察。但無前一層工夫。當下雖欲察之。而有所不能。耳。此語類所以用兩層來說。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

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

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紹開編按朱子嘗論形而

曰聖人之心表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鑑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與大學正心章之義有相發者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媸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如以鑑空衡平形心之體用甚妙章句專言用而不及體然體用自不相離四者不從無中發

出則何有於鑑空衡平之體所發因不中其節則何有於
 鑑空衡平之用乎。○松陽講義或問從未發說來傳文却
 只就發處說起蓋未發之前氣未用事無得失之可言其
 實也有得失如異學之寂滅衆人之冥頑但其工夫只在
 戒慎恐懼不待正其所不正也故誠正修皆是教人用功
 於動。○四者不可有是言吾心常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
 住耳。吾心之主宰義理是也姚江講此却云心體上着不
 得一毫留滯就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不但私念便
 好的念頭也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充其說是
 欲并義理而空之也。不知心為四者縛住正由無義理以
 範圍之耳若有義理為之權度四者如何縛得住義理譬
 如眼中之神氣非金玉屑可比此說與朱子鑑空衡平之
 說相類而實相反。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焉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

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需類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此節只要見

身心相關之意舉粗以見精耳。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
 此才昏便不見了又曰知覺在義理便在只是有深淺。
 愚按章句心有不在傳文在字即當存字看本是好字眼
 俗說欲牽台上節有所云心有在便有不在殊憤憤矣力
 蛟峯又以上節為有心之病此節為無心之病盡然兩截
 不見身心之相關須知兩節義本相承上文心不得其正
 固在用上見得然體不離用用亦累體發用之偏本體未
 必不為其所汙心不在乃直指虛明之本體而言人心惟
 虛故靈一為外物牽引既失其靈斯失其靈雖視聽飲食
 茫無知覺何有義理此君子所以必密察此心而敬以直
 之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
 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要法以示萬世之
 學者。○語類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
 毫委曲。敬則無委曲故直直則無係累故虛。○紹聞編
 文言曰直其正也謂直是人心之本體心之體本直惟敬

則弗失故曰敬以直內朱子曰敬則本體之守也。困學錄心主存養意主省察自是大節目處然存養專在本體戒慎恐懼以外無可用功工夫全在用上看力用一不當往往累體故情之所發亦以省察為先章句因察為存甚得體用一原之理愚按讀書錄云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當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未有不交失之者果能制於外以養其中則心日常存由乎中而應乎外則身亦無不修矣此存省之功朱子所以謂只一滾做去也或問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

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愚按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只此二語上下節相銜之義便自了然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愚按首節言心之所以不正次節見身之所由不脩到此正言以結之正心須兼體用言義乃完足此與下一章皆只說病不說藥但使人曉得是病而藥即在是傳者引而不發之妙也章句與或問特為補出一察字一敬字正復深切著明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

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愚按仍跟意識說下此朱子所

云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綴而中自相貫新安陳氏曰上言意識而後心可得而正蓋其序

之不可亂者下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

可闕者○按檢字尚在脩字前當不得脩字以檢則自

知所脩也察字亦在正字前當不得正字以能察則定

不自安於不正也○疏義注言正心處不曰正心而曰

存是心曰密察此心之存否何耶心本正也存之則得

其正捨之則失其正心無有正不正之殊但以存云為

正不正耳故欲正其心者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無他焉曰操存之而已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辟

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四書通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衆人言章句曰

衆人又曰常人是也下節人字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

也兩人字示戒深矣愚按五辟固是就常人之情指出然

亦非限定君子不在內語類云大蓋有意識而心未正者

故於忿懣等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

於好惡間不可不隨人而節制松陽講義云好知其惡惡

知其美正心以後猶難言之可見歷舉五者之辟只是要

人加察非謂誠意正心之後必有此病亦非謂誠意正心

後必無此病也至下一節又推深一層正極言偏之為害

見察之不可不早耳雲峯必鑿定非

為君子言看人字太泥只單說為得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語類正心修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這箇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錯

了路。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
 事。人必是心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正而不偏碎
 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必不至溺於彼。
 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從心
 上做出來如修身如絜矩都是心做得出但正心是萌芽
 上理會若修身及絜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問
 如何修身却專指待人而言曰修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
 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
 說濶一節去。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
 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所敬畏如君固當
 敬畏然若當正救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曉惡固可惡或
 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
 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問敖惰曰
 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率者則賤惡之無告者
 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不率又不至於無
 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敖惰雖聖賢亦有此
 心然亦豈可一向敖惰他一向敖惰便是僻了又問敖惰
 二字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鑑之懸妍醜隨其來而應之不

成醜者至前亦與作妍者又敖惰輕賤惡重既賤惡得如
 何却敖惰不得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
 處。北溪陳氏曰敖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
 蒙引親愛等五者皆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
 愚按語類亦言凡接人皆如此不特是一家之人講章有
 專就家言者非也。疏義章句當然之則四字乃見從博
 文一辟字對照出來立此五者之權衡準的。翼註上章
 注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注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
 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事又省察一番本文二
 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問學錄辟處即是不知然惟不知
 故辟惟不察故不知。不是定要人於好處求惡惡處求
 美人之善惡自有分量。人能虛心詳察不執已見隨物用
 情而當乎其分便是知然非理明義精虛公無我其孰能
 之。平時能敬以直內涵養此心不使有所偏倚臨事能
 義以方外隨地省察不使有所執滯則人之善惡無不照
 而吾之好惡自無所偏矣。語類問大學釋修身齊家章
 不言修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美
 為惡以曲為直所謂之修身乎。松陽講義修身不但美

威儀容貌當整肅飲食衣服當節制我心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發而為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各隨其所當然而施之。疎兩不差方可謂之身修。無論氣質用事物欲細蔽之人任情多差即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發露親愛畏敬哀矜而辟是偏於好而美中有惡不知賤惡放情而辟是偏於惡而惡中有美不知這箇偏病不除勢必日甚。一曰始而偶然之蔽也。漸且蔽之時多不蔽之時少矣。始而無心之差也。漸且差於外者遂中於心矣。如諺所云云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夫身之不修至此尚可言齊家乎。蓋身之好惡一偏則受其好惡者非浮縱則怨懟且家人效之其好惡無不偏一家之氣象可知矣。四書鏡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於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

或問八章之說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

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

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

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

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

能有以齊之哉察疏閨門之內義常不勝乎恩情愛暱比

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近至密之地一毫之曰凡

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

曰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

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

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
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
為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
所謂心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
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
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
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
所不敖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
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

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
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
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
子之隱几而卧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敖之之
意亦安得而遠謂之凶德哉又况此章之旨乃為慮其因
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敖惰而其意則
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敖惰而猶不敢肆其
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

之所以不齊也四書通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故

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

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

所難克身所以不齊家所以不齊其深病皆在於此○說

約殺之始生日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按此尚未到築塲

納稼時候而已莫知其碩正見貪得無厭之情深痼不可

解○愚按兩莫知從上文天下鮮矣唱歎而下上節說偏

此節言偏之為害只舉似大意使人猛省若沾沾分屬好

惡則苗豈綠惡而然○章句於上節點明身不修此節云

家之所以不齊所以字乃仍指身之不修而言也饒氏以

上節屬身不修下節屬家不齊非是○看來本節一故字

與上節一故字都從一辟字次第生出而深淺相承乃愈

見察之不可以不早此傳文所以語益加切而章句直指

其為害末節不可以

齊其家隱然言下矣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語類脩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何謂子細看來身

之所以不脩者無不是被這四五箇壞○此章正是理會

修身齊家中間事若不如此即愛憎子奪皆不得其所矣

○精言親愛五者由身而施於家親愛者身也所親愛者

即家也說身之不脩便有家之所以不齊亦並未明言也

兩節止言身不脩實則身不脩亦並未明言也○愚按上

之辟隱隱照出而家之所以不齊即緣此而見末節陡拍

經文正注眼未句也又此章獨用反結乃為不可以三字

出方蓋齊家不外正倫理篤恩誼一家之中父父子子兄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勿軒熊氏且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

工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

新安陳氏且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朱子文集問

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為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與能彼此之詞也○困學錄人無不可教之家家無不可教之人但家之本在身我不能脩身則本不立化不行雖欲教家而不可得矣是我不可以教家非真家之不可教也緊接上章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說來○翼註教人是教國人成教謂成簡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

已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語類問不出家而成教於

國不待推也曰不必言不待推玩其文義亦未嘗有此意

只是身脩於家雖未嘗出而教自成於國耳○文集問九

章大率皆躬行之事而未及乎為政曰成教於國則政事

之施在其中矣但須以躬行為本故特詳之木未輕重自

不同也○困學錄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懸空立此一句一

章大旨已盡下孝者三句及保赤一條所以不出家而成

教之理也一家仁一條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

下一條則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事也此一句事理效都

具然却只是懸空說○愚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吸

盡西江下乃原其理而本之於誠揭其機而要之於恕惟

共誠故家國之理本來自一惟其恕故齊治之機不令自

從此其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

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

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類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

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
 此○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
 之人皆弟慈以使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
 者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
 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能如此不是我
 推之於國○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修身
 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財為修其身行之家財
 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
 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
 分雖殊理則一也○輯語看註云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
 於家者也所以者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
 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二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
 也者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云爾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
 家之有孝弟慈即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
 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截○只在家國道理上說
 不責坐人身上說俗解分上屬君子下屬國人則預奪第
 三節效驗至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則更鶻突
 矣○愚按此只言家國相通之理要在三箇所以字坐得

實又看得活自
 斬盡一切葛藤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

后嫁者也中夫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

廣之耳語類問並言孝弟慈三者而下引康誥以釋使衆

守而不失者亦鮮惟有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

於此特發明人之所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

入井之意同○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

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
 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
 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求其慈切之心以使衆也又曰這
 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故下言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四書通金氏云此段章

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眾亦猶是也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愚按文公既云未說到推則心誠求之二句只是使人自識其端推廣意尚在言外○四書通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困學錄此誠字與誠意之誠異乃吾心所固有自然而然真切懇到處惟其固有故無不誠○解語上三句言家國相通之理下節方言推行却只說端倪自然仍在道理上看愚按此最說得分明蓋此節承上三所以字說下從相通之理而追到理之源頭乃所以字真命脉家國機關全在於此故就保赤子指箇端倪與人看以明孝弟慈所以為立教之本本文意固重在假強為上至推廣義如語類或問皆主推慈幼之心以使眾則孝弟之推以事君事長

亦從可知蒙引存疑乃謂推廣是推孝弟慈本然之具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與朱子意左矣但細體本文語脉自心誠求之下只指點一保赤之心作保民樣子即章句云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亦止云傳者立言意在於此在本文尚是引而不發到後面舉與仁與讓之機復推本於推已及人之恕方實實是推廣地頭難以預奪○困學錄問章句識其端而推廣必似非本文之義曰此處方說理下即說效朱子於此補出此義然後上下交接處乃實按此作補義看極得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

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

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鑠

而有待於強為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異於此哉

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三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得

若慈母之心耳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已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

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

效蒙引上文所言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教成於國之效效實跡也教成於國即是故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

簡效也存疑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語類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

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教

教化中一段云欲民之知信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

莫若務去其貪雖說得拙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去

妙只就粗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

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

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興於善按此可為世鑒故備錄之

○困學錄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

亦人精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難

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食戾而何至於作亂此說

得最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

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翼註機發動

於此即見於彼瞬息不留機如此發即如此應纖毫不爽

○一家仁登下六箇一字一氣注下點出其機如此而後

以兩一字足之是何等迅疾須知一面固是說效一面便

通接向裏跌起下節以見藏身之不可不恕。○上言一家
下節言一人尤見提撕警切。○翼註一言當暗作有國者
之言方與
下文相配

或問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

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國學錄論其語勢六箇一

如此不分為善為惡之遲速論其理則正以為惡之應捷
於為善尤見鞭策緊切處機字正於此領取十分悚人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

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

愚按前而歷言家國相通之理與效特提出一機字而結

之以一人定國則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已闡發無
餘然握機而運要在反求諸已故又承上文一人定國推
本所好稱堯舜以實之復舉桀紂作一反照正愈見
所好之不可以不端而立教非徒號令空語之為也

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

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

不從矣喻曉也

語類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修身何也

自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
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

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

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蒙引數人字皆指國人。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時亦所必有但其所好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愚按前三節總是言齊治相因章句自首節提出身修則家可教下而自節節都暗藏修身在內到此節歸本所好方明揚身字為通體點睛又指出恕字以見舍此藏乎身者更無可以求人非人這才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工夫實地正朱子所謂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推廣之義到此方明說出然必已有可推之實則動化為功仍是前後一線。雙峯饒氏口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求人於修已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可以使得下等是求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松陽講義此條說藏身之恕最明白即聖子無忠做恕不出之意愚按本文說箇所藏乎身便自隱然有箇忠字在。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絜矩章是如愛

己之心以愛人之恕。輯語恕只在政治上看。愚按喻字最宜着眼雖有桀紂之君在上其所布為教條者亦何嘗不要人為善要人去惡而神志不相聯屬百姓亦非必有心拘他却只是如不曾懂得雖三令五申無益也乃知感應之機其道在恕其原仍是一誠。通節扼要處全在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故節末仍以未之有也喚醒或問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脩而遠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命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

言之欲其先成於已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已都
 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
 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已不必求諸
 人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
 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
 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
 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知心爲義蓋曰如
 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
 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已愛已

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
 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
 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
 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
 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
 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
 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

之時也

愚按已上是傳文本義下乃因論恕之謬而究言

之如心爲恕本是推已及人向好一路事所以
 爲求仁莫近若認作姑息爲恕已量人之說以便已私差
 毫釐謬千里矣故下文備言其弊所以立教也與本指須

分別觀之。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為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以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人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

使人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暉為善。恕己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

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

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語類問范忠宣以恕已

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

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不是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

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

善我有是善亦愛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

於已不當下恕字○以恕已之心恕人便是自家本領不

正古人便先自本領上正了却從此推出去如自家先是

不正亦阿附權勢討得些官職富貴見別人阿附得富貴

底便欲以所以恕已者恕之却不知恕之一字只可說出

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已蓋自家身上元

着不得箇恕字只恕已兩字便不是子問今人言情恕是

否曰似如此說處也未見他邪正之所在若說道自家不

該去穿箭切望情恕這却着不得若說道偶忙不及寫書

却望情恕這却無害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愚按特下通結二字愚學者認作單結堯舜一節也通上文言理言心言效言事而總結之內

包修身應轉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復三引詩以咏歎之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

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蓁音添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

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

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玉溪盧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蒙引第二句宜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也○翼註教國人即以宜家言下節教

國人以宜兄宜弟言。○宜者情誼浹洽，無少攜貳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以此詩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

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以儆戒之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詩人美君子之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也。○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困勉錄足法句，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從君子之身說到家，遞入國人，乃得一脈。

○愚按：其字即詩中其儀，其字自合屬君子。○或問小註：桃夭、蓼蕭二詩，言家以及國，順推也。曹風一詩，言國必本於家，逆溯也。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愚按：一逆一順，只本文三箇而后反覆詠歎，自覺意味深長。

或問：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

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覆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

也。

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

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之意也。疏義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

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惑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愚按此意亦本或問論齊家亦切中肯綮但或問於三詩之序只

以餘意及之所重自在使人反覆吟咏於齊治相關之微隱隱會心不必苦詢實面索關或只領取大意自可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愚按上文前已通結到此只就三詩約畧指點愈見得家國之相通而齊治之理一此中言不

盡意章句欲使人潛玩得之意深切矣。按此謂字此亦

是結經文非與前文犯複。按下章或問論平天下言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可見平天下重在政事

治國章重在化之非謂化之中全無政事也要以躬行為本故語類云須是躬行方會化得人則化之自是本章

大指蓋國與身家相近感化為易有以化之則政事之施舉而措之耳自仁山金氏分化推二義而後來講家至欲

併入於推藉口語類則其誤有由也按語類本文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

說推大全節去章字蓋保赤一條下云後方全是說推講家遂謂治國所重在推試看三節言機重在一家一人四

節言恕重在有諸己無諸己意未嘗不兼及於推却不可謂全是說推也惟平天下章乃確然全是說推耳一字之

刪以致後來大惑不解故不得不一為剖析至或問云非拱手以俟其自化即語類所云成教於國則政事之施在

其中但須以躬行為本可見朱子之言未嘗不運全曲到無庸摘句獻疑。下章或問亦云治國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化推二字之所從出然必已有可推之實斯為

起化之本故下面單承化之說下此蒙引所以云推之與化不可分為兩岐後來竟主推字為一篇大旨是與平天下章混作一片且不見本章處

處力爭上截大失釋經本指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音同

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

新安陳氏曰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以為喻說統此借用字眼不是譬喻

雙峯饒氏曰匠人度物以矩為矩君子度人以心為矩困學錄矩者心之理人

心所同天理之極也但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言以心為矩尚未明畫

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

夫之不獲矣

文集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皆人君躬行以化其下者至於有大三者之效則國

治矣故欲平天下者必須先有此箇本領效驗然後有以為地而致其絜矩之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

困學錄上老老三句即接治國章來以見我能脩身以教家而

一國之民即無不感發興起可見孝弟慈之理為天下人心之所同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平天下者不可不經畫處

置使之各因其分而有以遂其同然之心也

章言理一此言心同義稍別

語類問上老老而民興孝是就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

方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緣為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必有絜矩之道也此一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解說

繫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繫矩之道蓋人心感發之詞如此
 所以君子須用推繫矩之心以平天下此幾多分曉若云
 連那老衆人之老則此便是繫矩何用下面更絮說許多
 〇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以家齊而國治截
 住下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人心一字則通指
 天下人心也〇吳因之曰上老老三句全重興孝興弟不
 倍六字曾子特要見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興起故把國
 人興起形出然不直說天下而必就國人形出者以上章
 典仁興讓已有明徵且欲帶治國意說下耳言天下同欲
 典起於孝弟慈故君子有繫矩之道以遂其興起之心一
 節大意是如此通是以前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章大旨亦是如此

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語類老老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是以君子有繫矩
 之道這却是說道政事上是以前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
 爲是之故所以有繫矩之道既恁地了却須處置教他得
 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始得〇文集上行下效之

意上章已言之此章再舉三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
 繫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展化其上以興於
 善而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章首尾皆以繫矩之意推之
 而未嘗復及躬行化下之說然則治國平天下雖無二道
 而其設施之際不可謂無異術也〇語類問上老老而民
 興孝下而接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似不相續如何曰這
 箇便是相續繫矩是四而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
 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使之有
 以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
 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已之心以及於彼使
 仰足以事俯足以畜方得〇能使事興起者聖人之教化
 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〇繫矩之說不在
 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這裏也是箇夾成了左
 非得〇人治一家一國尚且有照管不到處况天下之大
 所以反反覆覆說不是大着心去理會如何照管得〇輯
 語上老老三句原只是家國相感通處不是說天下然天
 下亦只此心此理但須從此繫開去〇治國只說動處平
 天下是說到盡處天下之動無加於國而盡處却自須有

道。矩是家國天下之所同治與平不同處正在絜字中。見此道之所由出也。蓋家國相關只在此心。感應而絜與天下相關又有政事之不同。絜家國之矩於天下而道生焉。故此節眼目在道字。而絜字為道重却在絜字也。○總要明白。絜與天下正多不相。絜字其良心無不同者。君子只就這同處推度開去。各得其情。而曲成之。修其教。不傷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則天因地生。出許多不同之政事。而適得其心之所同。方所謂絜矩之道也。○論道之源頭。原在家國感應處。可見為矩本。一但絜處有不同。故重。在道然所謂遂願者。亦只是遂其與起之願。原未嘗兩截。說但本同末異。須如此推極得盡。耳。○愚按不作兩截。說是節。首在字之旨。必推極得盡。領全傳。反覆申明絜矩之義。○蒙引語類謂絜矩即恕。然恕有二義。此所謂恕以愛己之心。愛人之恕也。上章所謂恕以治己之心。治人之恕也。治人之恕。謂必自盡其孝弟慈。而後責人以孝弟慈。愛人之恕。謂我既得遂其孝弟慈。亦將使人得遂其孝弟慈。其冤一也。○愚按絜矩之道。由於理一而分殊。矩者理之一。也。家此矩。絜此矩。天下此矩也。絜者分之殊也。由家而國。

而天下無處不宜絜。而境界愈闊。則處置愈難。絜之道。所為必屬諸天下也。惟其理一。故可以吾心之矩為天下人之矩。而推之而無不同。惟其分殊。故須以吾心之矩。必盡絜乎天下人之心之矩。而使之各得其分。○絜矩。矩字亦即從平。天下平字起義。物固未有不方。而得其平者。章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矩字之形。如睹平字之義。可想。

一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

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

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

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

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

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

為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路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嘆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愚按治政事以處之然所重在教化故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平天下則所難在政事故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蓋不獨互文見意要亦各從其所重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

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

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語類絜矩二字文義蓋謂度

矩者度物而得其方也以下文求之可見愚按二義微似有別而義自相通如不欲上之無禮

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

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

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

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語類問絜矩一條是上下

否曰知在前面這處是推老老而民興孝長長而民興弟恤孤而民不倍這處便已知民之好惡與已之好惡相似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便推將去緊要在毋以上。又曰。與謂興起其善心。遂謂成遂其事。絜矩不是真把那矩去量度。只是自家心裏暗度那箇長那箇短。所謂度長絜大。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無彼己之異。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之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下者。心亦似我如此。故更不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夾上而面也。古語多地步。便均平。友正若將所責上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而長。下而短。不方了。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則知在我之上者。心亦似我如此。若將所責下底人之心更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待前底心便拆轉來。待後底心便拆轉來。待左底心便拆轉來。待右底心便拆轉來。待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拆轉來。待右底心便拆轉來。待來待後。待左底心便拆轉來。待右底心便拆轉來。則無所不平矣。問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絜矩同否。曰。然。但子貢所問是對彼我。說只是兩人。絜矩則是一人。絜矩按此作一人看者。謂上下前後左右。只從一人推也。絜矩六節。如所惡於上。母以使其下。及前後左右。常指三處。上是一人。下是一人。我居其中。故解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我亦不以無禮使其下。其下五節皆

類此。又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已。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按此作三人看。將上下作二人。我中間為一人也。○又曰。上下前後左右及中央。作七箇人看。使自分曉。按此作七人看者。謂已居其中。合上下前後左右為七人也。此等皆要活看。○蒙引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此數字下得不苟。蓋廣狹如一。而長短不一。非方也。長短如一。而廣狹不一。非方也。要得四畔周匝。意思出。困學錄所惡於上一條。不是實境。只懸空畫一絜矩樣子。與人看見。必如此。四方八面都到方。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隨舉其一。固皆可見。絜矩之義。然必面面都到。不是絜矩。全量分毫不盡。便於矩之全體。猶有欠闕處在。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愚按章句自無不方矣。上特虛設上下四旁為絜矩作一比照。至彼同有是心。下乃廻合上節。引入平天下。○新安

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與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按此正與上節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相應。器類所惡於上數句是就人身切近處說至母以使下母以事上云云方是推以及物之事愚按上下前後左右種種不同却只就自身所惡切近處推去是為所操約而所及廣。四書通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輯語吾於勾股測量比例之法而益明絜矩之說若謂吾此矩天下亦此矩以矩合矩故能平則矩為死物其用有窮矣蓋矩立於此而天下高卑遠近波側奇零之數皆得而正之其器至一而其用愈引愈廣使此器分線根本有毫秒之差以之測算皆不合矣然此器之準與不準正要在事物上比例考驗此平天下之矩必從人心同然處體勘而得而工夫原自格致誠正中來也。文集問絜矩之道推已度物而求所以處之之力故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皆不以已之所不欲者施之彼然皆以敬老事長恤孤三者推之以見民心之同然故下文極言好惡不可以異乎人而財利不可以操乎已苟為不然皆取惡之道也是則一章之意無非發明恕

之一字上章已言所藏乎身不恕則不能喻諸人於此復

推廣之見恕之為用其大如此求其指歸則不過孝弟慈

三者存乎一家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同一機而已孝弟

慈非恕也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推之者近施之者廣必

與人同其欲而不拂乎人之性茲其所以為恕是否曰此

段說得條暢又曰恕亦是絜矩之意愚按治國章言恕平

天下言絜矩心理固同而規模作用自別。精言此節不

是恐人不解絜矩字義特地分疏一遍正見絜矩須如此

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總算得絜有天下國家者處心制事

不可不如此周詳盡善也故云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蓋必曉得絜矩之道如此而後好惡同民乃至。新安陳

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皆自

此一節推廣之。說統君之於民施其所欲則一倡而百

和故欲知民之好也易施其所惡則敢怒而不收言故欲

知民之惡也難是以求民之好但當觀民之效乎我者如

與孝與弟與慈是也求民之惡民豈敢自訴於我哉必以

已之惡於人者推之而勿施則民之惡無不得

矣按此較常說處順易忘處逆易覺義尤進

或問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語類問所占之地言隨其所在如此否曰上下也如此前後也如此左右也如此古人小處亦可見如並

坐不橫肱恐妨礙左邊人又妨礙右邊人如此則左右俱不相妨。此便是以左之心交於右。以右之心交於左。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前人之闔所以待後之來。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前人之闔恐後人有妨所議。自家亦當依他恁地闔。此是不以後來而變乎前之意。如後而更有人來。則吾不當盡闔了門。此又是不以先入而拒乎後之意。如此則前後處得都好。便是以前之心先乎後。以後之心從於前。凡事事物物皆要如此。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誠心

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

共如此而已矣按此推所以能絜矩之由。○纂疏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物格知至者能燭理則

視眾人之心猶一心而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眾人之心而盡絜矩之

道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

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為守則易尉而為

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

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

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

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

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

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

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

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死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似天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

理正心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以

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

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

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

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

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
 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賢凡言
 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與影欲
 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
 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
曰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其本根中發出
 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物就中截出兩片則為
 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
 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
 底事做成恕底心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
 事便是忠底心推己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

不能相通焉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
 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然後
 有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
 有以立標準習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然後
 可以推己度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
 施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
 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愚按廣博周遍須自嚴密
 精詳中出此繫矩之道所
 以必俟節次成
 方能做得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解此燕享通用之樂詩言君子指賓客賓傳者引

之直作在上之君子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指平天下者而言

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或問小註樂只一節正絜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

善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德遂其善也○絜矩君

子能好民好惡民惡方謂民之父好不如如此便不謂民之

父母也責成君子能自為父母處與下辟修同觀又曰必

絜矩以同民好同民惡實實打從政事上做出來方是民之

父母非千百姓之譽而民稱我為父母也○憲按好惡二

字固無所不該後文言財貨言用人自在其內但通看傳

文及章句前後前一節云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不可使

有一夫之不獲章末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則

所好所惡即從孝弟慈起見好之惡之其政事之大者亦

不離財貨上均平如飽煖安樂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

之所好好也則為制民常產必使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是謂

所好好之饑寒困苦不得遂其孝弟慈之願者民之所惡

也則為輕徭薄賦使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是即所惡

惡惡之如此講方與前文一義亦隱隱有不專其利意在

○民之父母非稱頌之說亦非效驗之云元旨作民父母

平天下者本自有父母斯民之責此之謂三字是從道理

上看得君子身不可不愛民如子必說到民愛之如父母

者乃正見君子之以民心為己心非於愛民如子之外又

添設一層也○輯諸民之父母四字人自習焉不察得此之謂三字

賜醒方見當此者鮮或問所謂民之父母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

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

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

敦復堂

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匪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即請為裁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

具俱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說節民與南

有國者則直指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

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

大僂矣困學錄絜矩之能與不能在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此一句最喝得警切○愚按

蒙引謂慎字所該意廣然愚謂此處自合貼定好惡說下

面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即絜承不慎說下不慎則不能絜

矩矣不能絜矩則辟矣為天下僂正見不可以不慎○黃

氏洵饒曰此辟字即入章辟字血脉貫通處○新安陳氏

以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困學錄樂只

兩節一意相承鞭辟最緊言能絜矩而好惡同民然後可

謂民之父母稍一偏辟即為天下僂矣

故下文緊接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或問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

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

下僂如桀紂幽厲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

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翼註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此段亡後周公戒成王而作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

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又在此

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紹聞綱要玩二則字章句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是體詩文宜監于殷之意是傳文語意四書通樂只三節就

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

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言

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言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血脉貫通不可不詳味也

或問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

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一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一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翼註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

對下文文人士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如好惡之原故先慎之淺說德者絜矩之本苟

敦復堂

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無以通天下之志如能知千萬人之
心即一人之心有未正無以勝一也之私安能以一
德即明德慎德即所謂明德先慎乎德以平天下之大
本而言也有德則能黎民所以得眾而得國○輯語財用
二字從得眾黎民生來○後文論財張本○人土財用看四件
用則眾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枝節○人土財用看四件
然人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件原是一故下
文直接財字又曰玩此字是稟稟炭炭之詞○愚按四此
有見即此便有不待他求又以其見此不有無可虛掩○
所以云首句不可對人土財用言者若為有人土財用而
先慎德則有為而為源頭已錯○殊不知德本君子所當慎
原非為人土財用而然然既慎德則人事盡處通乎天命
人土財用自有莫之致而至者此固天理之自然故一先
字中上承不可不慎下即起德本財末○存疑黎矩是與
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
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
好惡之後即繼以此公財用正所以同好惡也

或問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

其所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

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條辨若只說

則自有入土財用未嘗不可然不標出明德便是無本之

字天下豈有平地裏便能黎矩公好惡之理必是格致誠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困學錄單論道理則德固是平天下之本非

為德之末但此處本上文說有德斯有人土財用則德即

為財之本財即為德之末兩相對舉與他處泛論治平之

耳。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又問此章所言反覆最
 意之意。以要之。始終本末。只一理。但平天下是一件最大
 底事。所以推廣說許多。如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
 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說。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
 耳。後世非無有志於天下國家之人。却只就末處在。置於
 本原上。全不理會。又曰。為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
 以後面只管說財。或問小註。此段雖言理財。然理字
 意。自在生財有大道節。此處只垂和學其秘。未及理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剛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語類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翼註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蒙引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上既聚斂。則財歸於

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

或問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
 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
 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
 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
 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
 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

其旨矣。語類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節。困學錄外本內末四字直貫下三節。一意反覆。一節緊一節。將外本內末之害直窮到盡處。以見有國者之斷斷不可外本內末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集解此節言內末之不能有其民與有德有人反兩則字甚緊見得失關鍵全在於此是故二字承上爭奪進

一步重上句下句只作一反照或問小註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

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者少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集解此節言內末者之并不能有其

財與有財有用反兩亦字重看空言尚且必報實利豈能

甘心是故二字承上民散又進一坡重下截以上截相形

愈悖言悖或泛說或即指人君言俱得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

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語類此章大槩是專從絜

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

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吳氏曰慎德而有

人有士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內末而爭民

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予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得失字串前得失而言金玉溪

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愚按得之失之。兩之字。在本節自專指天命而言。申前得眾失眾。從民心說下。是章句申言之指。或問小註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按不常尤在失處見。煞一矣字極嚴冷。

或問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書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鄭註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

觀射父昭奚恤也。孔疏案國語楚昭王使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珩為寶幾何。圉對以未嘗為寶。楚所寶者曰觀射父。曰左史倚相。又案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乃為壇於西門之內。東面者一。南面者四。西面者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坐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惟大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反而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愚按章句楚書楚語未嘗鑿定某事。如下節云云。而大全以專屬王孫圉考。註疏兼此二事故備載之。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

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按此明係舅犯致公子重耳辭秦使之誦令人遠作公子自對秦使

竟忘却節首有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

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愚按章句特下一意字

加一又字以見再言得失之後又引二子之言止取其大意申明不外本而內末原非以二子果能內本為有當於

平天下之道也直至下節方引入用人此處仍只帶入前段開闢點綴在有意無意之間若如大全饒氏胡氏許氏

諸說以兩寶字結上惟善仁親起下在本文為破碎在前後為文辭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

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

秦誓周書秦穆公不用蹇叔之言潛師襲鄭以致晉敗斷之於殺囚其主帥公乃素服嚮師悔而作誓斷

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愚按一个臣

挺然獨立而無朋黨說固近鑿困勉錄謂包下兩項人亦

味是味若有一字與下文一路想像之神直貫注以能二

句自合專就休休有容一面說至媚疾一面在經文與上

截正反相形在傳文則下截直趨次節。翼註斷斷兮無

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誠一就貌言

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

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不以技能自見而已他字宜

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底意思譬如身上反添了箇贅瘤

無他技只是善藏其用盛德若愚之意按此則盧氏所謂

德有餘而才不足者泥矣又曰斷斷句就外貌說故下以

敦復堂

其心二字轉語。其心二字畧通。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作
 一句讀。休休即形容其有容也。按盧氏謂休休二字其意
 深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淺說謂淡
 無物而天下之物無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
 兩焉字。登注之神。可想其不止曰有容而曰如有容者。蓋
 卽此休休意度。空洞無外。令人想像不盡之詞。必謂如物
 之有容。則亦派。我若已有之。不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也。
 其展布之而必盡其用。與愛惜之而不枉其材。俱可從若
 已二字中體味而得。三山陳氏曰。聖字專言之。則爲衆
 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愚按與彥爲美
 士。大約皆有德者。而字義亦微有別。然不必如蒙引分知
 行。不啻若自其口出。乃極形好之之深。非謂不出諸口也。
 須知此亦是旁人想像。說故曰不啻若。輯語人之有技
 五句。總自有容句生出。故後又找寔能容之句相應。如有
 容。從休休中得其氣象。寔能容從有技彥聖五句中得其
 精神。謂高下大小無所不。以見有容之至是也。然必
 高下大小各盡其和。善其分而後。謂之能容。看有技彥聖
 五句。可知其中正有明通公。辨其成器使之進。在不是以

一刃渾蒙爲容。蒙引以能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爲
 言。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太師。子孫黎民。或以霸國重在
 子孫。黎民。帶下讀。或云宜兩讀。娟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平列。而以末句總承。此爲較釋。吳氏季子曰。娟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
 之。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蒙
 引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
 於娟疾以惡之。蓋有容者。固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
 之心也。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見大賢。則大惡。其待之。亦有淺深。

或問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
 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文集絜矩專言財用。

皆由利心之起。故狗已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
 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
 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新安陳氏曰。有
 容者。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娟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王溪

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

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夫則君子不進

去小人不能絕則雖進君子不能安去小人固所以進君

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

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

為公此仁人之所以能愛惡人也愚按盧氏此論即從章

句妨賢病國四字中引伸而此或問義亦同於此謂二字

語脈亦定宜如此或有議其說為偏轉以愛惡平列為大

方者其於本文及章句或問俱未曾理會也翼註放流

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又不使在

內地也按此與下不能退不能遠反照又曰仁人不蔽於

出兩能字本領亦與次節連下四不能字反照

或問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

無疾之已甚之亂耶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

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

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

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

之而已

先寬一步說正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

見處置得宜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

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所惡施之

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

此其所以為能絜矩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

人使不得稔其惡。能愛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

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

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此答疾之已甚。曰仁人之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

非不謬而舉錯得宜也。此為絜矩本領兩能字方坐得實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朱子曰：舉而不能先，先是早底意思。不能速用之意。如

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

能去是也。讀書錄：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

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

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

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

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

惡也。條辨：四箇不能，非徒舉難，註云：君子而未仁，蓋未

仁便是私欲去不盡。故用君子惡如已欲退小人，恐難遂

已私如何能決用決去。本文用舉而退而一拆，是少遲

回顧慮在。按此正與上節兩能字相反。翼註：悠忽懈怠

故曰慢寬縱。誤事故曰過。武問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

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証三者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

一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証決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

敦復堂

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有所鄉背而不可以不究猶

當視其緩急以為先後。况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

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

以是而推他亦皆可見矣。存此為讀書處疑義之法不必於本指相關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

扶夫音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

甚者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四書通此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

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相廬講義仁人之德。始及子孫黎民。不仁人之菑害。即不免於當身。說兩下得失相去萬分警以自泰誓至此又皆以

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類斷斷者是能絜矩。如疾者是不能絜矩。唯仁人故

意。○存疑首南山有臺節。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節。是言好惡之私。自泰誓至此則申言其極。好善至不啻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善至違之。仲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之極也。上言好惡公私之性。又不止狗一己之偏者。是私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衰。若用人一事。則所關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紹聞編南山有臺二節。畧言好惡之公私而已。至此說盡其理。故為好惡公私之極。○輯語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生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泰誓以

大

學

章

句

卷

三

三

下數節借用。人指好惡。非以好惡訓用人也。○全傳申言好惡公私之極。忽及財貨。忽及舉錯。皆是講好惡。就治平中枚舉一二大端。指示此理。即此二端中。亦貨財詳而舉錯畧。以理財用人乎。對乃後來講章標派名色。章句未嘗有也。愚按前段亦只就財貨見利之不可專。並未及理財。故凡講章言理財用人者。真是鶴突。○合訂玩章句已於此節結住用人。下節三言得失。又通結之。不單結用人而用人亦在其中。愚按此義在傳者。雖無明文。而章句意實如是。觀下節云。因上文所引支王康語之意。而言其為通結。可無疑也。條辨駁之。非是。

或問好善惡惡人之性也。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

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新安陳氏曰。道。

已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四書通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蒙引存疑。諸說皆從之。○輯語。大道。即從經首大學之道。道字生來。不是絜矩之道。絜矩只是新民一邊事。君子大道。則舉脩己治人之全而言。○愚按大道如。果即絜矩之道。則未子當年。何不注明絜矩。而必云脩己治人之術耶。陳新安照註。脩己治人。分貼明新。為得其大指。輯語本之。然云。竟不是絜矩之道。則又過矣。任翼聖云。絜矩。慎德。忠信。三提君子。平天下章。大關鍵。亦一部大學大關鍵也。絜矩。是新民之極功。先慎乎德。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本節忠信二字。又指出明新。與絜矩。力處直貫。徹八條目中。是秦誓四節結穴。是乎天下一章結穴。是一部大學結穴。又曰。舊說以大道為絜矩。固嫌掛漏。近說絜。

矩忠信皆所以行此大道。更屬模糊。大道兼明新。即大學之道也。絜矩須就平天下上見。乃大道中之一事。故謂大道不止於絜矩則可。謂絜矩非大道則不可。謂忠信以行此大道則可。謂絜矩以行此大道則不可。按此二條所見極大。剖析亦清。但愚意謂大道絜矩則於注義既疎遠。貼明新。又於章脈稍實。只宜就本章看。脩己即前慎德。治人自合絜矩。上文言絜矩在公好惡。慎德則所以清好惡之原。到此歸本忠信。則所由慎德以絜矩者。其幾皆決於此。可見大道中。須勿包貫絜矩。歸根思信。乃為清切。而章內三言得失。一路相承。逐層鞭辟之指。亦無不了。然矣。諸說紛紛。正恐楚失而齊亦未為得也。語類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存疑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還言。則曰信。表裏之義也。若高總。是務外自高。務外則不復向裏。自高則不復下意。與發已自盡正相反。修是後。然自放。肆是縱肆。不循法度。與俯物無違相反。又曰惟騎

故秦與忠信一般看。忠信以得之。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也。騎秦以失之。無忠做怨不出也。思按忠信騎秦。昔心之所為。心乎忠信。則既能德自能絜矩。而大道得矣。心乎騎秦。則不能慎德。何有絜矩。而大道失矣。此

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類初言得衆失衆。再

之以忠信騎秦。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騎秦乃天理之所以亡。又曰乎天下

一意。其事如此。廣闊然緊要。處只在此些子。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又串前兩得失而言。愚按此即因上文所引文

王康誥之意。到此乃通結之。不合單主用人起義也。四書通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

天理存亡之幾也。合訂君心不密。則人心天命皆無所附屬。故曰語益加切。我此特下一幾字。推極誠偽敬肆之分。為好惡公私之自。與前言慎獨。而曰必審其幾。正相應。其喫緊為人之意至深切矣。

或問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之

心而不違於物。繫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已徇私以人從欲。

不得與人同好惡矣。條按章句訓忠信引程子語雖平姦

中叶一而字串下使見不相離總承之日繫矩之本也論

求大道既兼脩已治人之術則忠信實兼脩已治人之本

而茲但日繫矩之本者以繫矩原該治人之術之內而本

章連及脩已亦為治人而設以君子居其位故也若誤認

繫矩之本句而以兩之字單指繫矩則謬矣愚按不獨以

君子居其位緣慎德自是繫矩前一層事忠信則又推上

一層矣與民同好惡却只就繫矩上見說箇繫矩之本則

慎德已括在前一層兩之字照脩已治人之術於平列中

自應側舉此其所以云繫矩之本

也然不可掛一漏一以斯言藉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也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

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饒峯饒氏曰

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道理生衆字用

舒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仁山

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

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

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黃氏海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

有大道之道中一事愚按謂與上風馬牛不相及者過也

但不宜纏繞耳。紹聞編大學四語誠萬世不易之大道

而呂氏又以四語括之不可不詳玩國無遊民則生者衆

矣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自大耕婦織以至商通貨財工作

器用無非生財之人而農居十之八九雖臣妾闕民未存

無所事者又安得有遊民間或有之則先王未嘗不有以

禁之周禮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

救復堂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問師又云民無職者出夫布朱子謂前重後輕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為其為亭臺也田不耕為其為池沼也民無職事卿大夫所養浮泛之人也先王之法其禁絕游惰如此而於力本者則又有勸存相存省有助生之者安得而不眾乎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古之官不若後世之冗也而又必度德定位因能授事食不浮於人故祿易給而財不費後世官不擇人非才幸進者既多而宗戚寵幸旁門尸冒者尤眾冗官之下復有冗役檢庭恒以萬計尚方作者供事太官陞楮虎士以數千計食之之眾如此而民窮失業則生者又未必能眾也財烏得不匱乎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書曰食哉惟時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三月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凶札則無力政是民一歲之間除此日數外無非力田之時以言乎一家則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甸侯以一時在田無不齊力者以言乎眾家合左則成王戒命田官之詩曰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秣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繩言其及時而作萬人為耦於三十里之間耕者相望

其勤於農事上下之間同心一力無象可以想見也耕入為出則用之舒矣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人以為出制國用必量之冢宰者以上自王躬下至百司庶府其用財須有式法其道揆大臣志之則法守易為人所模也五穀皆入然後豐歉可以盡見每年所入分為四分三分為當年所用一分擬為儲積遞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通三十年之率常有十年之蓄也量入為出四字乃萬世用財之道漢高帝始不守此法而度官用以賦於民則是因出以制入矣高帝躬先節儉猶未見其害至子孫循襲此制用度漸廣則征斂日多欲如古人食不能人二則詔王殺邦用可復能乎蘇子瞻謂為國有三計而以古人制國用之道為萬世之計以一歲僅支一歲為一時之計以量出為入用衰世荷且之法為不終月之計然衰世苟且之法雖支撐目前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堪况急於征斂寧無他變謂之無計可也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困學錄四者兼到，方可恒足。若缺一或可足而不可恒。蒙引問章句：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自有土有財，憑撻生字。遂接有財有大道，即從外本內末者意中轉出。見自有正大理之理，財即此便已。自然相足，何須外本而內末。蒙引務本節用，便自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契矩。精言朱子謂慎德只言財用未說理財，理字在生財有大道中。可見理財字原自無害，不得以為桑孔伎倆而斥之。但生之者衆，四句雖是理財本旨，却不重此。見是困之道，自在務本節用，不必聚斂，所以申言外本內末之不可也。觀後數節自見。

或問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

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厲民自養之云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語類仁者不是

特地散財買人歸已。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身之危亡也。

○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蒙引。不可以上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

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自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上節章句云。自此以至終篇

皆一。或問。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

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賈禍。

以崇貨也。然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

以財發身之意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

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語類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曰。只

下便喚做義。翼註好仁註財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

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說如云。感恩懷德。竭其忠

君親上之誠。便是終事。不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

從役犯難。皆是終事。不重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

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觀視乎。○蒙引其事

其財。兩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或問小註。上節與財聚民

敢反應。此節與悖入悖出反應。○愚按。三未有故作層拆

大學章句下卷匯集 卷三 三 敦復堂

而府庫財非其財耳然中間不添視兩重則其義不暢

或問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而况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發難之效也按傳文止申仁者一面或問併將不仁者作一反照而其辭愈悚其義益明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

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齊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

而不畜聚斂之臣孔疏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力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

之家是卿大夫而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祭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

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造猶納也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

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凌冰室也鑑盛冰之器也祭

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歟。百乘卿大夫采地之大者。因官食地。故曰采地。采官也。說統聚斂之臣欲剝下媚上。必於常式之外。多增數目。正賦之外。別立科條。日久歲深。增者不窮。窮之禍。翼註寧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行。按三毀難似平外。而語勢却重。不獨聚斂之臣。觀與其二句再致。寧可見况聚斂與前後。此謂以下釋以獻子身為百乘之家。立言自有輕重也。

獻子之言也。翼註獻子言。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則有害處。只見得義上不可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居業錄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為利。利即義之所為也。故曰以義為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脩於己心。廣體勝推於人民安物阜利。就大焉。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為利。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

或問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扳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繫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繫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

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

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廢。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語類只萬物皆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

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論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論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說統長國家三字。重看曰。長國家原不少財用。何以獨急急於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為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曰。自者。咎小人倡導。侈心皆其罪也。曰。使者。咎人君假借大柄。乃自貽後患也。彼君也。彼反以小人為善也。小人實則培克而託於美名。亦緣人主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甘受其欺。附善者。朱子云。如而今說會底。吳氏云。是亨屯傾否之人。然到此亦無如之何。正

敦復堂

所以甚小人之禍。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

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黎矩之不容不務。條辨不必論

到患害如何只道理合下是知此是上節意思然不暗利

之為害不能打斷人君專利必賜故直說到菑害並至無

如之向而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益瞭然矣故曰了寧之

意切。愚按此節就外本內本之禍而極言之越見得自

財為一事義固可通然非章句本指

或問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

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

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

有用桑羊孔僅宇文融楊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

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

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凋瘁而根柢歷拔矣呂正獻公之

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

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

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

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西山真氏曰近世

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興不知皮將盡而毛無

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

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曰此章之文程子多

所更定而子以舊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脈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按說有云：屬理財用人者，愚按上已提明好惡義利之兩端，應即主此方與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相照應。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

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語

問：平天下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後世不復知絜矩之義，惟務竭民財以自豐，利自一孔，以上官皆取之，故上愈富而下愈貧。夫以四海而奉一人，不為不厚矣。使在上者常有厚民之情，而推與共之，猶慮有不獲者，况皆不恤而惟自封殖，則民安得不困極乎？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益也。否則反是，○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按語類大率皆以不專其利發明絜矩，並無所謂理財之說也。即秦誓四節亦只就用人上見好惡之不可以不與民同，非定與財貨差排作對。故總註以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語括之。又曰：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則凡所以為民父母，遂其孝弟



71020617

慈之願者自無有不至矣數語結盡通章極渾涵極斬截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

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因學錄章句於十傳內提出五六兩

章為急務真得大學源頭厥功匪小蓋學者不能明善身

何以誠率意妄行禪學之所以悖道也不能誠身所明何

用博觀泛濫俗學之所以亂真也每見世之學者止此兩

途大可慨歎朱子所為契緊示人以格物為明善之要救

禪學空寂一流以誠意為誠身之本按俗學泛濫一流二

者交修實落下手離夢得覺變鬼為人方不負孔子作經

之意方不負曾子立傳之心方不使二帝三王之遺道斬焉

中絕一片接引來學深衷至今猶可於

大學章句本義卷三終

文會堂

